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五

致馬穀山中丞

仁和邵位西十一年殉杭城之難已蒙閣下於下車時專案具奏足以表章潛德碩學乃其長子順年其配余恭人又於今年六七月先後棄世遠近傷悼今其次子順國及其壻鄭興儀扶櫬歸葬於杭將與位西葬衣冠之柩同爲一穴前已函託靳芝亭照料一切敬求仁人君子俯加存恤至爲感禱

覆郭筠仙中丞

白雉河解圍後擒匪分爲兩枝西枝蹂躪於宛鄧等處逼近隨棗未遽入楚東枝游弋於沈項周家口頃更回竄皖之潁州鄆

人初議四路各駐重兵外籌大枝游擊之師往來追逐今徐州
濟甯臨淮周家口四處防兵業已辦定惟游擊之師尙無頭緒
蓋邸部馬隊汰畱不足二千人新調之察哈爾兵及添募馬勇
技生馬劣全未見仗斷難驅之向敵與擒匪精騎相拒而廷
旨迫促數令移營河南許州等處外聞物議督責尤峻觀河南
軍政吏治之敝揜禍殆無已時身膺艱鉅焦灼曷極霞仙辨誣
一疏有識嘆仰頃閱邸鈔吏部議以降調瑞羅兩星使在秦計
尙他有吹求亦足見世途嶮巇任事匪易矣九舍弟蒙恩簡
授晉撫以怔忡之症未愈五月又大病一次在籍恭疏辭謝陳
請開缺不知得仰邀 俞允否席婁兩軍定以本月由江入粵

會剿粵事當有轉機石角藤枝何處不有公昔在京於諸老多
所許可與僕異趣近年莅外於諸公多所齟齬又似與僕昔日
同符不知後世復有爲吾輩辨蚤晚異同否

覆李宮保

接奉 寄諭飭移駐河南之許州不行則屢違 詔旨并失民
望遽去則局勢全散有損軍事反復籌思焦灼無似松勳兩軍
鄙意欲畱防徽休之變 朝命亦令移以剿捻俟金唐案結似
可量調廬壽之間以爲入豫之漸游擊之師茫無端緒頃囑幼
泉一力擔承以五千步隊二千馬隊爲率步隊須由閣下挑撥
勁營妙選將材代爲經畫馬隊則無上馴又乏良將卽操演臨

陣初試時亦無佳營爲之榜樣殊無把握金唐餉項旣截至閏
月初二日止騰出此項口糧擬卽全供幼泉游擊一軍之用琴
軒訂於節後來徐近日淮軍均有令名良以爲慰然當隨事訓
戒不可寬弛丹初物議猶煩少村莅任未久臺中已有彈章甚
哉封疆可爲而不可爲也

致李筱泉中丞

昨奉 寄諭飭國藩進駐河南之許州不行則旣違屢次 詔
旨又失豫省民望遽行則迭次之奏議不符行軍之局勢全散
進退兩難焦灼無似接省三軍門信謂賊已渡賈魯河而東志
在決犯山東果爾則許州之行自可中輟惟橋山事嚴之時又

恐震驚畿輔聞擒匪此次北奔一日夜行百六十里尙過河二道飄忽若此將來何以制之鄙人自離金陵後公事較簡體氣稍適惟以捻事未了徽軍生變憂灼莫釋耳

致閻丹初中丞

賊若果已渡運河而東或趨濟南或入東三府應令琴軒督率全軍跟蹤追剿此次帶三千人至鉅野畱二千五百於濟甯頗嫌兵分力單若跟追則須全軍同行不宜更分官軍縱不如賊騎之速而有一軍尾之以行賊究有所顧忌不敢肆行擄掠又不敢畱東三府爲久踞之計弟當續調歸德周軍進扼曹州海州一軍進扼沂州而徐州已去之馬步八千人則聽閣下相機

調遣總期與潘軍爲犄角之勢若使賊在東境大受懲創則此
後稍易爲力耳

覆陳舫仙

調南方水師赴晉之說苟可爲力鄙人必不憚煩無如再三籌
畫實辦不到目下節過霜降不特水涸膠淺且運河自清江北
至張秋及黃河數千里冬閒例皆冰凍若待明年夏閒再令南
船北駛自不如在晉造船之便且速舍沅弟辭撫晉之命據
沅弟信言病不能睡不能食頭暈目眩小便極多等語如果調
理得宜冬杪或可勉強出山鄙人亦苦頭昏舌蹇老態日篤因
新事則辦理毫無頭緒舊事則皖南各軍尙未遣撤金唐應辦

之首犯雖已正法七人而營官等應解徐州者尚未解到不知果有它變否舍弟未出僕不得不強爲支撐來示認真治事者例不能取說於人面面皆圓但雖與人齟齬而此心出之以公言辭又不過激或於不圓之中結怨較少耳

覆李宮保

接復書具悉以松軍赴徐而鼎軍駐紮宿遷妥善之至仍不啻兩軍同紮一處呼吸相通連日探報東賊將由城武單縣南竄魚臺豐沛適當其衝松勛二軍早到或可迎頭截擊乞一催之國藩前不西駐豫境幾於一國非之天下非之乃自任柱牛賴等東竄後賊之驍悍者全萃齊境而非之者如故奉初六日

寄諭欲令閣下督兵赴豫而吳帥李丁遞膺三席飭令面商復
奏鄙意黜陟封疆將帥本非閫外之臣所宜干預昔年密詢一
人尙不敢率爾置對若三臣會商覆奏尤覺非宜而李丁二君
資望尙淺亦不宜遷擢太驟遽躋開府淮勇大支勁旅業經盡
數北調江南僅留劉王二軍萬不可少大旆若赴河洛帶去淮
軍數支則東路仍不敷剿辦擬卽以此數者覆奏摺尾聲明疆
臣不應上千進退大權故不商李吳會奏是否有當祈裁酌飭
金唐解犯赴徐嚴檄旣出此時不便放鬆萬一叛變尙須調淮
軍南渡剿之閏月初二以後決不准發餉絲毫旣已發難未可
中輟小宋求卸任赴鄂竹莊不宜遽署藩篆渠在江西湖南物

議頗多過顯則恐惹彈劾或於三道中派一人署藩閣下與崔翁酌商亦愛人以德之道也

覆閻丹初中丞

接惠書知防賊竄沂贛已派楊營至滕縣防禦大慰大慰弟始則恐賊分二支由長溝韓莊兩路渡運而東業經寫入正摺旋聞賊實未犯長溝又加一片補行聲敘而恐其由韓莊一帶渡竄沂海則未嘗一刻稍釋今得閣下慮及此層私懷爲之稍開賊既東竄非北窺濟泰東三府卽南窺沂海裏下河未必冒不大掠而遽歸求閣下更於此加意或令一軍在滕嶧防遏於微山湖之東令一軍在魚沛跟追於微山湖之西尤爲周密琴軒

可出境追剿否昨有一牘商辦想入荃鑒自賊破銅山境之辛
家集後羣捻游繹於銅沛二邑已閱四五日似非遽回皖豫者
長溝幸未搶渡若南路亦不得渡運則東省稍紓而大局亦歸
於一條鞭耳

覆李宮保

兩次惠書俱商 寄諭中入洛之事鄙人已決計不商而專奏
十九日覆陳一疏奉 旨開中此事不應別無後命豈拙疏果
立言失體耶抑已成之局不宜妄爲異同耶此開軍事幼泉與
張詩日等出隊獲一小勝該逆竄入蕭縣又折回豐縣潘琴軒
接仗大獲全勝有此一捷或不敢再窺曹濟清江只要朱唐金

三軍及江西劉朱等軍次第遣撤騰出各餉全養淮軍以與此
捻周旋似不至全無把握一有更動則全局皆非矣太夫人病
十愈七八實爲欣慰曰內想已復元凡涉疫症補劑不宜太蚤
祈慎之汪梅村爲金陵讀書種子梅氏亦累葉清通均希格外
關垂莫善徵保案已爲部駁應請閣下專案奏補一缺或變尋
常補缺奏稿舊樣竟作保舉人材之式陳虎臣似亦可補一缺
於官場之風俗民生之困苦總有裨益二君從僕日久其行義
又可嘉也回任金陵之說思之已熟曰下每日公牘較之兩江
任內減去三分之一然猶嫌其繁冗老年心緒凋疎精力日頽
但求少承一事少接一人卽若俯仰少安若以兩江重大事件

而假手幕書草率了之又非鄙人平日之常度故以不復任爲善始善終閣下以謂何如

致吳南屏

弟於五月二十五日由金陵北行由清江洪澤湖至臨淮小住兩月有奇八月初始來徐州今又兩月矣自弟北征後擒匪已由山東回竄蒙亳圍攻雉河老巢力戰得解旋竄河南分爲東西兩股西股蹂躪南陽東股回竄山東之曹濟甯經調兵齊集濟甯賊又奔竄江蘇之豐沛我師夾擊二次賊又紛竄山東之魚台等處飄忽無常伺隙則逞稍一失勢則電掣颺去終不得痛擊而大創之故擒匪之人多志大遠不如粵匪而其狡黠多

馬則反過之中原之民窮財盡難於行軍則又倍於江南也弟精力日頽厭苦兵事雖卸江督篆務公事減去三分之二猶若嫌其繁冗勞人暮齒意緒凋疏殆古今人之恆態也幕僚多好學之士足慰老懷而鮮所造述無新著詩文相與證發弟亦憚於文事今歲得一二首都無精思過是以往抑又可知閣下邇年又增鴻文幾何前後巨製名篇是否寫定成帙無惜示及一豁鄙襟

致郭筠仙中丞

自任桂等捻回竄山東圖渡運河以北窺伺登萊青完富之區濟甯潘軍力與相持賊又改竄江蘇豐沛將由韓莊等處渡運

又爲水陸諸軍所扼迄不得逞正旁皇無計之際李幼泉於徐州城北獲一小勝潘琴軒於豐縣兩獲大勝賊遂回竄河南周盛波率歸德所駐淮軍於甯陵獲一大勝皆係攔頭迎擊一變向來尾追之局差爲少慰前此雉河解圍全股西竄中外皆謂鄙人不應再駐徐州幾於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國藩以皖豫艱於覓食賊斷不戀於西而忘齊蘇濱海膏腴之區其志終欲東耳此次東竄雖受創以去然尙不能忘情於齊數月之後仍當電掣東趨垂涎於青萊各屬特鄙人久爲豫中所責望此後恐不復能抗疏堅持初議頑駐徐州時平時乎會當有變時也聞粵汪逆亮無久存之理督撫同城之害果遂一發揮否卽更營

所欲言亦未必能拂衣高蹈與霞公及舍沅弟耦耕之說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舍沅弟賞假六月比亦頗有再起之志時事尙未可知若其風塵不靖林下豈得安枕如果大段肅清則扶杖課農者不在東阡而在北陌矣

覆李眉生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詁等門囑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

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
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
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
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
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顓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
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
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
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
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